

劉焉  
呂布

袁術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

後漢書七十五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

竟陵今復州縣

魯恭王後也

恭王景帝子名餘

肅宗時徙

竟陵焉少任州郡已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

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

已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乃建議改置牧

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已居其任焉乃陰求為交趾已避時難議

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刺史張懿

涼州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

益州牧

前書任安為監北軍使者

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已本

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黃巾合聚

疲役之民數千人先殺綿竹令

綿竹故城在今益州綿竹縣東

進攻雒縣

今益州雒縣

殺郗儉

又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綿竹及雒屬廣漢郡及蜀郡犍為郡馬相自稱天子眾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邵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為遂糾合吏人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到已龍為校尉徙居綿竹龍撫納離叛務存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遂任魯已為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脩而并其眾焉欲立威刑已自尊大乃託已它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重輿重也焉四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蜀志曰璋並從獻帝在長安唯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焉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傕焉遣

叟兵五千助之戰敗

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

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子又

遇天火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燒是徙居成都遂發

疽背卒

說文曰疽久癰

州大吏趙韞等貪璋溫仁立為刺史詔書因已璋為

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已韞為征東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

僭擬乘輿器服韞已此遂屯兵胸臆備表

胸音森臆音如尹反屬蜀郡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也

初

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已為眾名曰東州兵璋性

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韞

之在巴中甚得眾心璋委之已權韞因人情不輯

輯和也

乃陰結州中

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

滅乃同心并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韞於江州斬之

江州縣名屬巴郡今

張魯曰璋聞懼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

攻魯數為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士故已羲為巴郡太守魯因襲取

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荊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  
 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  
 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絕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  
 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曰拒操  
 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蜀志曰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祖真字喬卿父衍字季謀璋主簿巴西黃權諫  
曰蜀志曰權字公衡閬中人也先主取益州諸縣望風景附權開城堅守須璋稱服乃詣先主先  
主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  
虛斷兩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自收權妻子先主曰  
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  
氏厚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  
 劉備有梟名梟即今曰部曲遇之則不滿  
 其心已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  
 累自倒懸於州門曰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涪城故城今綿州城  
 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蜀志曰是歲建安十六年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年  
 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乃曰松謀白璋收松斬之

益郡耆舊傳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持節操然識理精果有才幹劉璋遣  
 詣曹公公不甚禮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飲宴之間一省即便闢誦  
 以此異之勅諸關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十九年進圍成  
 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  
 子在州二十餘歲無恩德曰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野者曰  
 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公安  
今荆歸其財寶後曰病卒蜀志曰先主遷璋於公安南猶佩振威將軍印綬明年曹  
 操破張魯定漢中魯字公旗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  
 山中山在大益州晉原縣南造作符書曰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  
 米賊陵傳子衡衡傳於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為鬼卒  
 後號祭酒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名曰理頭皆校曰誠信不聽欺  
 妄有病但令嘗過而已魏志曰大抵與黃巾相似皆音式救反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同之  
 亭傳傳音陟縣置米肉曰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

後漢書

三

犯法者先加三原

原免也

然後行刑不置長吏曰祭酒為理民夷信向

典略曰初熹平中妖賊大起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則云不信道修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姦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實無益於療病小人皆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亡及魯自在漢中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之教使起義舍以米置其中以止行人又使自隱有小過者當循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也

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

袁山松書建安二十一年置漢寧郡

通其貢獻韓遂馬超之亂

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

寧王魯功曹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

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實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執足斬斷

遽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聞曹操征之

至陽平

周地圖記曰褒谷西北有古陽平關其地在今梁州褒城縣西北

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聽率眾數

萬拒關固守

魏志曰太祖征魯至陽平關衛拒關堅守

操破衛斬之魯聞陽平已陷將稽顙歸

降閻圃諫曰今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巴中然後委質功必

多也於是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

其意未遂今日之走已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

甚嘉之又曰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安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

將軍封閻中侯邑萬戶

閻中屬巴郡今隆州縣

將還中國待已客禮封魯五子

及閻圃等皆為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論曰劉焉觀時方艱先求後亡之所

左傳曰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生於亂代貴而能貧人無求焉可以後亡

庶乎見幾而作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幾者動之微善之先見

夫地廣則驕尊之心生財衍

則僭奢之情用

衍饒也

固亦恒人必至之期也璋能閉隘養力守案先

圖尚可與歲時推移而遽輸利器靜受流斥

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所謂羊質

虎皮見豺則恐吁哉

楊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曰俠氣聞數與諸公

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將欲廢立呂術為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英雄記曰咨字子讓潁川人吳麻曰孫堅至南陽咨不給軍糧醫藥記山川道所親人說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入營看堅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案劍罵咨遂執斬之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為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曰公義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呂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

反

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眾奔九江殺楊州刺史陳溫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乃授呂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戶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呂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當塗高者魏也然術自以術及路皆塗故云應之又呂袁氏出陳為舜後呂黃代赤德運之次陳大夫轅濤塗袁氏其後也五行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韋昭吳書曰漢室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公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中孫堅北討董卓頓軍城南甄官署有井每井有五色氣從井中出使人浚井得漢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為司空子逢並為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眾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國語曰后稷勤周十五代而王毛詩國風序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奕猶重也詩云不顯

後漢書卷之五

奕代又曰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傲也術嘿然使召

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

王肅注家語曰言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呂土地之廣士人之眾

欲徵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眾苟能用德

呂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眾之

所棄誰能興之魏志曰範字公儀承字公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

部曲術遣擊楊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

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左

王子朝云不穀震蕩播越播遷也越逸也言失所居宮廟焚毀是已豪傑發憤沛然俱起沛然自恣縱貌也沛音片害反

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

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謂袁紹為冀州牧與黑山賊相連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

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劉備是已未

獲從命繫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

之志完然自得貌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尚書湯誓曰有夏多

罪天命武王代紂曰殷有重罰史記曰武王偏告諸侯曰殷有重罰不可不伐此二王者雖有聖德

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已

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

德夙早也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爽之美率土

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安生東京生湯湯生逢逢生術凡五代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

為比宜效忠守節已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

苟已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

議致憎駁雜也議不同也前書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

策遂絕之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仲或作仲呂

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已竊號告呂

布并爲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時獻帝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

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

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蕲陽水經曰蕲水出江夏蕲

蕲山也西南流經蕲山又南對鄴陽注于大江亦謂之蕲陽口呂拒操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

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

爲術沛相術呂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呂給飢民術聞怒

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盍可呂一人之命救百

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

之邪術雖矜名尙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

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九州春秋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袁術

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爲然見術輒垂涕術果以自下飢

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

曲陳簡雷薄於濳山濳縣之山也濳今濳州濳山縣也濳音潛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

散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

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

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青冀人戶百萬呂彊則莫

與爭大呂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

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

曹操使劉備微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

曰簀第也謂無茵席也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吏廬江

太守劉勳魏志曰勳字子堂琅邪人與太祖有舊爲孫策破後自歸太祖封孫策破勳

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曜仕吳爲郎中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

信順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夫事不曰順雖彊力廣謀不能得也

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日欺天乎雖假符僭歸將安所容哉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為騎都尉原屯河內呂布為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為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曰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曰布自衛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幾音祈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曰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刺殺卓事已見卓傳元曰

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敗乃將數百騎曰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曰為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菟能馳城飛塹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行呂布馬中有赤菟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使殺之布疑其圖己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



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人少曰俠聞初辟公府稍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與曹操共舉義兵及袁紹為盟主有驕色邈正義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然邈心不自安興平元年曹操東擊陶謙令其將武陽人陳宮屯東郡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布畫策布每不從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眾當四戰之地陳留地平四面受敵故謂之四戰之地也撫劍顧眄亦足為人豪而反受制不曰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兖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橫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宮等迎布為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曹操聞而引軍擊布累戰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

城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詣袁術求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為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恥功一也董卓殺陳及術兄弟等男女二十餘人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曹操所敗典略曰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弟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兖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兖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置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也將軍伐之令術復明

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曰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曰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曰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海西縣屬廣陵郡故屬東海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曰為豫州刺史遣屯小沛高祖本泗水郡沛縣人及得天下改泗水為沛郡小

沛即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為己害為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

靈等步騎三萬呂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

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為在術圍中

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

布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立德布弟

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乃令軍候

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周禮考工記曰為戰博二寸內倍之胡參之投四之

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盾

呂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婚

則徐楊合從為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

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

有累卵之危矣

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費川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孫息求見靈

基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雞

子其上左右相息靈公曰危哉孫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二年不成

男不得耕久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

婚執盾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

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

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左

曰伯石之生也叔向之母視之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已相付令陰合部眾呂

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

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

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

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

賜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執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耳卒音七謀無素定素舊也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戰國策曰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欺蔽也欲以一人之知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上於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已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勳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眾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已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其雄記曰順為人飲酒不受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饋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名陷陣營布後疏順奪順所將兵亦無恨意也

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尅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為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眾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為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布遂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二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後從征呂布為流矢傷左目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太祖常同輿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內諸將莫之比為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遣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引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已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

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曹操灑圍之壅沂泗呂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曰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曰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曰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為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陳宮高順率其眾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宋武北征記曰下邳城有三重大城之門周四里呂布所守也魏武禽布於白門白門大城之門鄴元水經注曰南門謂之白門魏武禽陳宮於此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曰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座上客我為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

董太師乎操領之杜魚注左傳曰領搖頭也音五咸反布曰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蜀志曰備顧自見其耳

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已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曰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左傳曰齊桓公存三亡國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布及宮順皆縊殺之傳首許市

贊曰焉作庸牧曰希後福王莽改益州曰庸部曷云負荷地墮身逐術既叨貪布亦翻覆

劉焉袁術呂布列傳第六十五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後漢書七十五

循吏列傳第六十六

范曄 後漢書七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一葉  
衛颯 秦彭 孟嘗 劉寔  
任遠 王渙 第五訪 劉勰  
王景 許荆 童恢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左傳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見稼穡艱難百姓

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前書曰莽春夏

絲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

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賈兼百金詔

召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其已

手迹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說文曰札牒也勤約之風行于上下

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

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為杜母

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章章明也前書班固曰章章尤著者也又

及古則一毛氏

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  
曰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

規諷殷勤曰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又引杖撞郎朝廷竦慄爭為苛刻唯意獨敢諫

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蕪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

並曰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陳蕃應

曰輩前世趙張華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

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  
顯迹曰為循吏篇云

衛颯字子產潁川人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曰自  
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

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

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  
是含淮潁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含淮故城在今廣州含淮縣東潁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武帝平

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  
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

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  
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出

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  
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

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  
年徵還光武欲曰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卽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

錢人五千也 勅曰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也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

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茨充代颯為桂陽東觀記曰充字子河

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蔡子河也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

之屬禮記曰禁人無伐桑柘鄭玄注云愛蠶食也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東觀記曰元和中荆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

沙界觀者皆徒跪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御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割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桑蠶織屨皆充

也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

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

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已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

年十九迎官驚其壯也壯也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季子吳王壽夢少子札也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士會

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已師友

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已周窮急

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飯音符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

末大末縣屬會稽郡今婺州龍丘縣也東觀記云秦時改為太末有龍丘山在東志不降辱

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四輔謂太師太傅國師國將三公謂大司馬司徒司空也並莽時官見前書也掾吏白請

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原憲孔子弟子魯人也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

過謝原憲攝傲衣冠見子貢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國餓死於首陽山也都尉埽灑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遣功

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

願得先死備錄請漏名錄於郡職也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萇尋病卒延

自臨殯不朝三日是已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建武初延上書

願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賜馬雜繒令妻

子留洛陽九真俗曰射獵為業不知牛耕東觀漢記曰九真俗燒草種田前書曰搜粟都尉趙過教人牛耕也

民常告羅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闢田疇歲歲

開廣百姓充給又略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適音

音

音

音

音

音

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  
曰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

規諷殷勤曰長者為言而不能得也時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又引杖撞郎朝廷棟棟爭為苛刻唯意獨敢諫

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謂荀淑為堂塗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太

並曰仁信篤誠使人不欺王堂陳寵委任賢良而職事自理王堂任

曰輩前世趙張輩類也趙謂趙廣漢張謂張敞者也又王渙任峻之為洛陽令明發姦伏

吏端禁止然導德齊禮有所未充亦一時之良能也今綴集殊聞  
顯迹曰為循吏篇云

衛颯字子產河內脩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曰自  
給王莽時仕郡歷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

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  
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間邦俗從化先

是含涇澠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含涇故城在今廣州含涇縣東澠陽今廣州縣也曲江韶州縣也武帝平

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  
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

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  
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耒陽縣出

鐵石續漢志耒陽縣有鐵官也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  
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卹民事

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內清理二十五  
年徵還光武欲曰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東觀記曰颯到卽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

勅曰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須待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

錢人五千也



反丁歷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已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已下各省奉祿已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偵伺也音初丑政反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已禮義化聲侔於廷侔等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已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旣之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爲人暴害延收紺繫之父

子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尙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卽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內吏民累息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實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黃石雜種號也其有警急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絕不敢出河西舊少雨澤乃爲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遣立校官校官也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旣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召陵令顯宗卽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已爲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誚邯人也誚音諾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襄及興居並高祖孫齊悼惠王肥之子也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

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郡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閎獨讓爵帝奇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闢眾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濟水出今洛州濟源縣西北東流經溫縣入河度河東南入鄭州又東入滑曹鄆濟濟青等州入海即此渠也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修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修堤防言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武帝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餘年不即擁塞瓠子隄在今滑州白馬縣武帝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至元封二年塞之也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修理其患猶可且

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靜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兗豫百姓怨歎已為縣官恒興佗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修汴渠乃引見景問曰理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曰嘗修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山海經禹所作河渠書大史公史記也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績尚書曰原隰底績注底致也績功也言破禹所云砥績山名也直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澗郭璞注云旋流也洞注十萬曰億也無復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言百億計十二州志曰成帝時河堤大壞汎濫青徐兗豫四州略徧乃以校尉王延代領河堤謁者秩千石或名其官為護都水使者中興以三府掾屬為之舊制景由是知明年夏渠成帝親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吏如西京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遷為侍御史十五年從

駕東巡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者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曰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章帝時有神雀鳳凰白鹿白鳥等瑞也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敖所起芍陂稻田陂在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賜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于官初景曰為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眾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眾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其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許慎云堪黃帝禹禹之書也堪輿日相之屬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王相之法也適於事用者集於大衍之基云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永平七年曰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為開陽城門候續漢志城門候一人六百石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也漢官儀云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來止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因以名門也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曰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誠曰定六親長幼之禮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曰八月致酒肉曰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十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踖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曰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

仍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巡行再幸潁川輒  
 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弟惇襄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字稚子廣漢郡人也郡縣故城在今梓州郡縣西南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  
 尚氣力數通剽輕少年剽劫也晚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  
 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入為大  
 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已為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已簡  
 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此顯  
 名州舉茂才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已方略討擊悉誅之  
 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已屬稚子終無侵犯  
 在溫三年遷兖州刺史繩正部郡繩直也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  
 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巡還為洛陽令已平正  
 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

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已譎數發擿姦伏譎詐數術也京師稱歎已為  
 渙有神算神也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壯皆  
 相與賦斂致奠醑已千數醑音張萬反說文曰祭酌也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  
 設槃桮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鈔掠也恒亡  
 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  
 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古樂府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少行官  
 學通五經論明知法令歷代衣冠從溫補洛陽令化行致賢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子姓名五  
 篇著里端無妄發賊念在理冤清身苦體宿夜勞動化有能名遠近所聞天年不遂早就奄昏為  
 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代莫不稱傳也  
 永初二年鄧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已為理  
 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昔大司農朱邑  
 前書曰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為北海太守以理行第一人為大司農性公正不可  
 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神爵元年卒宣帝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奉其祭祀  
 右扶風尹翁歸前書云翁歸字子況河東平陽人拜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元康四年卒宣帝制  
 詔御史右扶風翁歸廉平嚮正早天不遂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政迹茂異令名顯聞孝宣皇帝嘉歎愍惜而已黃金百斤策賜其

子故洛陽令王渙秉清修之節蹈羔羊之義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

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為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功業未

遂不幸早世百姓追思為之立祠自非忠愛之至孰能若斯者乎

今曰渙子石為郎中曰勸勞勤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

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鐘顯後亦知

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

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

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申曰

劇令勃海任峻補之劇縣名屬北海郡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糾剔姦盜

不得旋踵左傳天王策命晉文侯曰糾逃王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

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荆字少張謝承書曰荆字子張家貧為吏無有船車休暇常單步荷擔上下會稽陽羨人也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祖

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曰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

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儀禮曰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昆弟一

體也昆弟之義無分焉而有分者則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故於是共割財

產曰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

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曰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

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曰求得分財自

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曰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

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

怨者操兵攻之荆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

皆在荆不能訓導兄既早沒一子為嗣如今死者傷其滅絕願殺

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

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

俗脆薄

脆薄猶輕薄也

不識學義判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

到未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判對之歎曰吾荷國

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

弟感悔各求受罪

謝承書曰柳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分析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也

在事十二年父老稱

歌曰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楊人為立廟樹碑荆孫穢

靈帝時為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

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

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

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

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

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

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

解見霍語傳也

宜戮訟者曰謝冤魂庶幽

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已

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

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賣糴糧食

實也

先時宰守

並多貪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

詭責也

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

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

所人

病苦及利益之事也

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曰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

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備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

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

謝承書曰喬字聖達身傷人也前後數上書陳政事也

臣前後七表

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

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

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珠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

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

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桑曰

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毛

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六翮之用乎將盡毛也新

序云晉平公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廊廟之寶棄於溝渠尚

盡謂日將夕在桑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已

遠至為珍若珠翠之屬也士已稀見為貴槃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

容耳前書鄭魯曰蟠木根根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者左右為之先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已斗筭之

姿趨走日月之側日月喻人君也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

竊感禽息亡身進賢禽息秦大夫為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閭脂乃播

見韓詩外傳嘗竟不用年七十卒于家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常傭耕已

養兄嫂有閑暇則已學文文謂道仕郡為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新都

縣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都縣東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

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已救其敝吏懼譴譴責爭欲上言

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上音時掌反須待也太守樂已一身救百姓遂出穀

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

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少有高節已

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絕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

故叔遼曰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巨令已禮

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

訓告毛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已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

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已母憂去官  
後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能諂附  
貴執己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已疾去官時冀妻兄孫  
祉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  
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黃  
瓊為太尉瓊復為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暲同心輔政號為賢相  
時連有災異司隸校尉已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  
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尚書湯詔曰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尚書高宗誠傳說曰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帝  
不省竟已蠻夷反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為太尉  
矩再為上公所辟召皆名儒病德不與州郡交通順辭默諫順辭不  
陳不顯揚也多見省用復已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字榮祖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肥高祖子也悼惠王子孝

王將問將問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不博學號為通儒寵少

受業已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東平陵縣名屬濟南郡也已仁惠為吏民所愛母

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

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原謹也風俗通

曰俗說市井者言至市當有所鬻賣當於井上先灑乃到市也謹案春秋井田記八年二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二

氣一曰無費一家二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頗

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

陰縣有五六老叟尫眉皓髮危維也老者眉雜白黑也自若邪山谷間出若邪在今越州會稽縣東南也

人齋百錢已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

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

府下車已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

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

後漢書卷之六



受之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自陰霧愆陽免  
 頃之拜將作大匠復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頗遷司徒  
 太尉二年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  
 約省素家無貨積常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已  
 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曰老病卒於家弟  
 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吳志  
曰平原陶巨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洪曰若使  
明君用公山於前推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董卓入洛  
 陽岱從侍中出為兖州刺史虛己愛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  
 州黃巾賊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興平中  
 繇為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  
 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袁術遣孫策攻  
 破繇因奔豫章病卒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續漢志考城故舊陳留風俗傳曰章帝惡其名改為考城也少為書  
 生澹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  
 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  
 蠶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曰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  
 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  
 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廣雅曰落居也案今人謂院為落也耕耘已時此非惡  
 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  
 欲致子已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  
 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曰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謝承書曰覽為縣陽遂亭長好行教化人羊元  
因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謂責元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誦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  
罪曰元少孤為母所瞻諺曰孤憤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道後  
成佳鄉邑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鳩臬哺所生鳩臬即時考  
 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曰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主簿

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左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覽曰曰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

賢之路時漢為縣令故自稱百里也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曰一月

奉為資勉卒景行也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

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

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

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

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曰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齋刺就房謁之

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曰疾

辭雖在宴居宴安也論語曰子之宴居必曰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

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

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童恢字漢宗謝承書童作童恢作種也琅邪姑幕人也姑幕故城在今州莒縣東北也父仲玉遭世凶

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曰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

吏司徒楊賜問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

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

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

職人行善事者皆賜曰酒肴之禮曰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

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

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

為貴虎狼當食六畜杜預注左傳云六畜馬牛羊豕犬雞也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

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

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

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

放釋吏人為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

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暗不肯仕暗疾不能言也及恢被命乃就  
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  
茂才不就卒于家

贊曰政畏張急韓詩外傳曰水濁則魚鳴令苛則人亂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理善亨鮮老子曰理大國者若亨小鮮也推忠已及眾瘼自獨推忠恕以及於人則眾病自獨除一夫得情千室鳴弦沈約宋書載擘與其姪及甥書論撰書之意曰吾觀史書恒覺其不可解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得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覽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已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橫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管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欲因事發論已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言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俗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循吏傳第六十六

金陵書局影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七十六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後漢書七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董宣  
李章  
黃昌  
王吉

樊曄  
劉琦  
陽球

漢承戰國餘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

張閭里橫音胡孟反張音知亮反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前書曰成帝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千九百七十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先行刑而後聞奏也肆情

剛烈成其不撓之威撓屈也前書甯成為濟南都尉而到都為守始前數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廩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之與結驥違眾用已表其難測之智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意深淺也至於重支橫入為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重猶深也橫猶枉也窮極也言遷怒

於無罪之人故乃積骸滿筭漂血十里筭阮也前書尹賞守長安令得一切以便宜從事賞至修理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名為虎穴乃

溫舒有虎冠之吏王溫舒為中尉窮案姦猾盡糜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云言其殘虐之甚也延年受屠伯之

名豈虛也哉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所誅殺血流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若其揣挫彊執推勒公

部戶曹掾史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者得數百人盡以

次內穴中覆以大石皆相枕籍死又王溫舒為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論報流血十餘里也致

及古同

卿碎裂頭腦而不顧亦為壯也

前書濟南囑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郅都為濟南守至則誅囑氏首惡郡中路不拾遺都後竟坐斬又趙廣漢為京兆尹侵犯貴戚大臣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傷化不道坐腰斬破碎頭腦言不避誅戮也

自中興已後科網稍密吏人之嚴害者方於前世省矣而閹人親

姪侵虐天下

爾雅曰兩婿相謂曰姪

至使陽球磔王甫之屍張儉剖曹節之墓若

此之類雖厭快眾憤亦云酷矣儉知名故附黨人篇

劉叔李膺等傳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

相到官已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已為當有

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已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

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已丹前附

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

劇縣之獄

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

姓水丘名岑也

青州已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

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

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

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曰狀對言水丘岑

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曰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

青州勿案岑罪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

境目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已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

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

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

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曰奴驂乘宣於夏門

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曰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

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筆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

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曰理天

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曰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

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

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

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謝承書曰勅令詣太官賜食宣受詔出飯盡覆杯食机上大官

以狀聞上問宣宣對曰臣食不敢遺餘如奉職不敢遺力

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枹擊鼓杖也音浮其字從木也在縣

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

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謝承書曰有白馬一匹簡輿一乘也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

之曰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曰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

齊相諸本此下有說蔡茂事二十五字亦有無者案茂自有傳也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游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

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曰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

餽餌一笥蒼頡篇曰餽饌也說文曰餽餅也笥竹器也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

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

適匡等馬適姓也前書有馬適建俗本匡上有王字者誤也盜賊清吏人畏之數年遷揚州牧教民

耕田種樹理家之權視事十餘年坐法左轉軹長軹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也

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曄為天水太守政嚴猛好申韓法申不害韓非之

也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

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曰曰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

苦貧力子天所富勤力之子寧覓乳虎穴乳產也猛獸產乳護其子則搏噬過常故以喻也諸本穴字或作六誤也不入

冀府寺冀天水縣也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追思曄在天水時政能曰為後人

莫之及詔賜家錢百萬子融有俊才好黃老不肯為吏

李章字第公河內懷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宣帝時博士嚴彭祖也經

明教授歷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

征伐光武卽位拜陽平令

陽平縣屬東郡故城今魏州莘縣也

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

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

而延謁綱綱帶文劔被羽衣

緝易羽以為衣也前書樂大為五利將軍服羽衣也

從士百餘人來到

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劔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

擊破之吏人遂安遷干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中

拜侍御史出為琅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

守處興

風俗通曰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也

而據營陵城

營陵縣屬北海郡

章聞卽發兵千人馳

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

前書杜欽奏記王鳳曰二千石

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也

章按劔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

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

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言狀上帝悉言所

得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言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刑

### 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

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日長不肖使牧黎

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

吏人大震遷博平令

博平縣故城在今博州博平縣東

收考姦賊無出獄者言威名遷

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為辭案條教

辭案猶今案牘也

為州內所則

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

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

廉潔無資常築塹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召為郎再遷召陵侯

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

續漢志每郡有五官掾縣為廷掾也

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

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稍芒

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橐入城者

悉猶知也

門者對唯有廷掾耳又問

鈴下

漢官儀曰鈴下侍閣辟車此皆以名自定者也

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

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

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彊曰對紆厲聲怒曰本問

貴戚若馬實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曰激

切為事貴戚跼躄京師肅清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

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詈恣

口篤曰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書譴問遣劍戟士收紆

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貫赦也音市夜反帝知紆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

慘失中也數為有司所奏八年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

太傅鄧彪奏紆在任過酷不宜典司京輦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司故云典司京輦

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僵仆也紆

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曰待其禍然篤等曰紆公正而怨隙有素

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

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

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左

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傳季孫行父稱臧文仲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

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

禪之書惑眾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寘

浸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莊子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火小火也履霜有漸可不懲

革易曰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宜尋呂產專竊之亂呂產呂太后之兄子封為梁王太后崩與弟祿作亂也永惟王莽

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瓌歸國紆遷司隸校

尉六年夏早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掠生蟲坐左轉騎都

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黃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餘姚今越州縣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官數見諸

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為決曹

續漢志曰決曹

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

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

取得之續漢志曰賊曹王盜賊事悉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明

神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悖亂百姓侵冤及昌到吏

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

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討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

它境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人蜀為人

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

會稽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妻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略遂至

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言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

言當為二千石相傳昌是心黑子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

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家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

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勅收付獄按殺之又

遷為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拜將作大匠漢安

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泉州故城在今幽州雍奴縣南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

劍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年數十

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

奏處議處斷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高唐令已嚴苛過理郡守收舉

收舉舉効之也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

府上球有理姦才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中姦

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莅高唐志埽姦鄙遂為貴郡所

見枉舉昔齊桓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已不



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哉今一獨往愆期諸來効  
 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  
 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污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苦  
 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曰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  
 事論項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  
 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曰勸學者臣聞傳曰君  
 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左傳曹魏陳魯莊公之辭也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  
 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  
 鳥篆盈簡八體書有鳥篆象形以為字也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  
 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說文曰蛻蟬蛇所解皮也蛻音式銳  
 反有之謂曰外反  
 是已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曰昭勸戒  
 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

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已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曰消天  
 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外內球  
 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為  
 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滄于登  
 袁赦封易易音吐盍反中黃門劉毅小黃門龐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  
 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  
 悉收甫熲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  
 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已楚毒假借老父球曰  
 若罪惡無狀也若汝死不滅責乃欲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  
 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曰土室萌口筆  
 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  
 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曰次表

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陳設說文曰緘束篋也孔安國注尚書曰滕緘也京師畏震時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拔淚曰拔拭也音亡粉反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曰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曰騁毒虐帝乃徒球為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只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并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宦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已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眾議課使郡內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擊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自罪名也夏月腐爛則已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惴懼也音之瑞反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論曰古者敦龐善惡易分左傳申叔時曰人生敦龐和同以聽杜預注云敦龐厚大也至於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白虎通曰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鬢處而畫之犯宮者雜屣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黥面也叔世偷薄左傳曰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代也叔代猶未代也偷苟且也本或作渝渝變也上下相蒙左傳介之推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

處矣蒙欺也德義不足曰相洽化導不能曰懲違遂乃嚴刑痛殺隨而繩

之致刻深之吏曰暴理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漢世所

謂酷能者蓋有聞也皆曰敢悍精敏巧附文理風行霜烈威譽誼

赫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尚書曰如有一臣斷斷猗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一之臣也故

嚴君蚩黃霸之術前書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嚴刑峻罰時黃霸為潁川太守曰寬恕為化郡中亦平屢蒙豐年鳳凰屢集上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

輕霸為人及此郡為守哀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府丞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密人笑卓茂之政茂傳曰初茂到

縣有所廢置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曰笞辱加物前書曰朱邑以愛利為行

未嘗笞辱人袁安未嘗鞠人臧罪安傳曰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也而猶惡自禁人不

欺犯何者曰為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辟法也音類亦反仁信道孚故感

被之情著左傳曰小信未孚杜預注云孚大信也此言仁信之道大信於人苟免者威隙則姦起感被者人

亡而思存若子產卒仲尼聞之曰古之遺愛也由一邦曰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

乎

贊曰大道既往刑禮為薄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始斯人散矣機詐萌作

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去殺由仁濟寬非虐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言用仁德化人人知禮

節可以無殺戮也左傳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言政寬則人慢故須以猛濟之非故為暴虐也末暴雖勝崇本或略春秋繁露曰君者本其化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

此言酷暴為政化之末雖得勝殘而崇本之道尚為略也

一系  
鄭眾  
孫程  
曹起  
張讓

蔡倫  
曹騰  
侯覽  
呂強

酷吏列傳第六十七

金匱書局所  
藏古閣本

後漢書七十七

七月十五日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後漢書七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

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閹人掌守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也閹即刑足者寺人掌女

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也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

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閹謹房室鄭玄注月令云閹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為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宮令讖出入開閉

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已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

人易曰役養乎關涉也中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

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字伯楚左傳曰呂卻畏偏將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卻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

不思然而有得焉我死之後爵之於朝也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君入秦

以求見又曰蘭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及古閣一毛本

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也若庸請薦鞅及相如也及其傲也則豎刀亂齊

伊戾禍宋

左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寺人即閹官刀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寺人伊戾請從之至則以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也漢興仍襲秦制置

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言參其選皆銀瑤左貂給事殿省及高

后稱制迺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釋

卿音義曰奄人也仲長統曰言口臣豎傅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

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曰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

故請奏機事多言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

忠有所補益前書曰益就一為元帝黃門令史游董巴與其後弘恭石顯言佞

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

由是失與石顯性後皆害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

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和帝即存幼弱而竇

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

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大憝也音大對反謂誅實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

之位宮卿謂為大長秋也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已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

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曰金瑤右貂兼

領卿署之職鄧后已女主臨政而萬機般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

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閒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闈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

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

永巷及掖庭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闈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曰五

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

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

公而竟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邕等並被排也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

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夷滅也參夷三族也五宗五族內之親故也漢之綱

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劔金玉珥揚

雄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  
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紱也金金印也  
方色土首以白茅而分銅虎符也府署第館某列於都鄙某列如某之布列子弟支附過半

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紉霧縠之積盈何珍藏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刑

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如嬙嬪御焉杜預注曰

時從史盜私益侍兒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滄室室之綺麗者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

前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緹繡緹厚網也皆剝削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

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曰自衍達前書曰史遷惠胥曰刑

台同敞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單書曰古者腐刑必照所曰海內

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德蓋劇賊緣雖忠良懷憤時或奮

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孳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凡稱

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

之執力九服已見上章英謂劉而曰凝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

猛朱寓之屬見實武傳

雖袁紹冀行芟夷無餘然曰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曰冀行天罰左傳曰

易亂兮不知其非也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立桓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

以論帝位也尚書曰蓋王也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所謂君曰此始必曰此終信乎其然矣此謂宦

漢家初寵用宦官其後終為宦官所滅左傳楚屈蕩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鄭眾字季產南陽擘人也為人謹敏有心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

家肅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

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竝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眾獨一

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

曰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中官用

權自眾始焉十四年帝念眾功美封為鄉侯食邑千五百戶鄉音

反說文曰南郡棘陽縣有鄉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閔

嗣閔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三年紹封眾曾孫石讐為關內

侯

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自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造意用樹皮麻頭及敝布魚網，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相州記曰：襄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口也。

元初元年，鄧太后曰：倫久在宿衛，封為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

邑三百戶。後為長樂太僕。四年，帝曰：經傳之文多不正，定迺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寶后諷旨，謹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

機，勅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迺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曾孫。林父之後。東觀自

史官程等成

程故曲為文飾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

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

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

封閏雍鄉侯，又小黃門江京曰：讒諂進，初迎帝於邸，曰：功封都鄉

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

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

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閭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

尉楊震、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

專朝，爭權迺諷有司奏誅樊豐、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

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與姓王曰：嫡統本無失

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閭顯事迺可成  
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  
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竝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  
薨閭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  
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會  
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  
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曰李閏權執積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  
因舉刃脅閭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閭曰諾於是扶閭起俱  
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尙書令僕射曰下從輦幸  
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閭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  
爲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曰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  
將閭崇屯朔平門曰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

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顯曰詩所將眾少使與登  
迎吏士於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  
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尙書使收景尙書郭鎮時臥  
病聞之卽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  
干兵鎮卽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劔擊景  
墮車左右曰戟又其胸遂禽之送廷尉獄卽夜死旦日令侍御史  
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  
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鈎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閭  
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  
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  
陳子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賦素肺又分與光曰以爲信今暮其  
當著矣漏盡光爲尙席直事通燈解劔置外持燈  
入章臺門程等適人光走出門欲取劔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劔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  
會李閭來出光因與俱迎濟陰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錄功臣令康疏名康許疏光入章臺門光謂



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懷忠憤發戮  
自安詣黃門令自書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

力協謀遂埽滅元惡旨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詩大雅也

程為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為華容侯國

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平昌侯西平昌諸縣屬

平原郡孟叔為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為復陽侯各四百戶王成為廣

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

范縣侯李元為襄信侯楊佗為山都侯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陳子為下雋侯下雋

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

有差李閏曰先不預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

張賢孟叔馬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

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既到國

怨恨悲懟懟怨也音直季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怨恨往

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

功勲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

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追贈車騎

將軍印綬賜諡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

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

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康王國彭愷王

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

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

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竝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

娥奪爵歸田舍惟馬國陳子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

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已無過獲  
 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竝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  
 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謙退而厚也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  
 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  
 掖既無知人之明又兼嘗交勳士類昔衛鞅因景監已見有識知  
 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四變人景監非所以為名也商君竟為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  
 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戶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  
 后已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黃  
 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言定策功皆  
 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闈三十餘年  
 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

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  
 於騰益州刺史种暲於斜谷間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言劾騰請  
 下廷尉按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暲奏騰不為纖介常  
 稱暲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暲後為司徒告賓客  
 曰今身為公迺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  
 億萬故位至太尉嵩具表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迺與少子疾避亂  
 琅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  
 人悺音工煥反又音縮唐衡潁川鄆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悺衡為小  
 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  
 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  
 恣多所鳩毒上下鉗口周書曰賢智鉗口謂不言也莫有言者帝逼畏久

恒癡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迺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內公卿曰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意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戶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戶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

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祕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驕貴無偶也徐臥虎唐兩憶兩憶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憶謂本兩或作兩也皆競起弟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厨珥施於犬馬珥以羽毛為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曰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竝曰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為河東太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悺弟敏為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蠹害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嵩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

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迺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曰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已瞑目矣卽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曰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愾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愾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竝降爲鄉侯租入歲皆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曰佞猾進倚執貪放受納

貨遺曰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迺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曰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竝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怨曰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曰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上復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曰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

宮省又豫作壽冢

生而自為冢為壽冢

石椁雙闕高廡百尺

廡廊下周室也

破人居室發

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讐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

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

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

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

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順帝初已

西園騎遷小黃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

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已定策封長

安鄉侯六百戶時寶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

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中黃門王尊長

樂謁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曰長樂食監王甫為黃門令將兵

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

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

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為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

堂中禱皇天曰寶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今事必成天下得

靈既誅武等詔令大官給塞具塞報嗣也音蘇代反字當為賽通用賜瑀錢五十萬餘各

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

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

寶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

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

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曰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

立不得書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曰御史中丞段熲代猛迺四出逐捕

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曰他事奏猛抵罪

輸左校朝臣多已為言迺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  
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已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  
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  
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  
韋昭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  
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一俗呼行杖人為五百也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  
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  
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  
郎中梁人審忠已為朱瑀等罪惡所感迺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  
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謂禹稷契  
咎陶伯益也湯舉伊尹不  
仁者遠謂諸  
也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  
相思  
實后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實后傳誅  
康及霸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  
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

謀作亂王室撞蹋省闈撞音直  
江反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  
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勲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  
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  
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  
御水已作魚釣水人宮苑  
為御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杜口吞聲  
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  
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  
所已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已雉雊之變故獲中  
興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雊高  
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  
王甫父子應時馘戮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  
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  
除父母之讐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  
曹節等也昔秦信  
趙高已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遭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鬪使守  
舟吳子餘祭觀舟鬪人以刀殺之虞公

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曰不用宮之奇子家駒曰至滅辱

公羊傳曰晉大

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

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

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已答

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已絕妄言之

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

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已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

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已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

敢當帝迺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

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已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

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竝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

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鞶裂之誅

趙高指鹿為馬而殺胡亥鞶裂以車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

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車兼言累積也相繼為

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聿述也而交結邪黨下

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瑣小也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

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蔬鄭玄注周禮云蔬草有實者人用不康罔不由

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已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

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

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

數已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

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

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為齊桓公所存以齊勝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柳悲愁怨曠所生也況終年

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已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

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謂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

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已使民民忘其勞

悅已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象辭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

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

陛下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重營度之

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

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

閣相接丹青素壁郭璞注山海經曰壁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

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矯正也拂反也音扶拂反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

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後規也高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椀屬也音于字亦作孟上之化下猶風

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

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

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

也說苑答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

節王甫等已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

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

杜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論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譏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飛條飛

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

羣臣皆已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謂蔡邕徙朔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

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

髮服戎功成皓首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謂桓帝靈帝也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後漢書



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頽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召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稽私臧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中者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為所獻希之導引也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萬物稟陰陽而生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廢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各謀也受試任用責已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

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已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故曰古人之自知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曾短於自規以知迷或此而能同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日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

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

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適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

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言其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

在竝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強見

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中自殺也遂收捕宗親

沒入財產焉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已為諸博士試

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已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忠已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延熹八年黜為關內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竝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刑誼赫扶風人孟佗字伯仲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迺率諸蒼

形

頭迎拜於路遂共舉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已珍玩賂之佗分已遺讓讓大喜遂已佗為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仲以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

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

殘為人蠹害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已能興兵作亂萬人所已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已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已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竝出家財已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

後漢書

卷

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請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迺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已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騶養馬人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賂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諧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

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已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已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縮帛勿積其中勿滿也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竝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永安宮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迺使中大人尙但諫曰尙姓但名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潘潭巴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榭則下畔之益因此以誑帝也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蒼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

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施於橋西用灑南

北郊路官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

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

四海復已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

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官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

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

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

投河而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禪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代呂嬖色取禍夏以妹嬖

殷以如已周以衰如嬴氏已奢虐致災秦始皇嬴姓也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

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商謂商略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

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

未鑒其微卽事易已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

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

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質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譽貞

良先時薦譽騰進聲部周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真邪竝行

情貌相越越也謂貌離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瞽視聽蓋亦有其理焉

詐利既務亂也音茂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聞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

社稷故其為墟易日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已亦

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漸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漸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大也

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况迺巷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巷伯作為此詩巷職即寺人之職也

舞文巧態作惠作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

為忠不同同歸于亂

劉昆 任安 張興 孫期 牟長 張剛 周防 楊倫

注丹 楊政 戴憑 歐陽欽 宋登 尹效 孔傳

後漢書卷六十八 宦者列傳第六十八

金錢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七十八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七十九上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  
 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禮記曰武王克殷  
 封黃帝之後於荀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  
 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置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  
 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  
 次總領焉建武五年迺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  
 於列籩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豆干戚也戚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  
 貌也委音於危反它音以支反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  
 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衣日月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日月星辰也備法物之駕胡廣漢制

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大僕御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兩節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馬車二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盛清道之儀漢官儀曰清道曰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曰

望雲物雲物解見明紀祖制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

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

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故云園橋門也園繞也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

別立校舍搜選高能自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

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

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

紀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虎通義是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

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自網羅

遺逸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

懈時樊準徐防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

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

文博士倚席不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聞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而文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朋徒

相視怠散學舍積敝鞠為園蔬詩小雅曰鞠為茂草注云鞠窮也牧兒蕘豎至於薪刈

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迺更修黌宇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

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

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

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曰此為常漢官儀曰春三月

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曰浮華相

尚儒者之風益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

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奏書經字自合其私文熹平

四年靈帝迺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

已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

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史亭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

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

典策文章競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迺制為膝囊

反說文曰膝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

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眾難已詳

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已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

書若師資所承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曰師資宜標名為證者適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

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賀字子卿喜字長卿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

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

前書直字長翁傳易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本曰古字號古文易又

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為高氏學毋將姓也施孟梁

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昏屬山陽郡諸本作緡音誤梁孝王之肩也少習容

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為容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

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龍氏名德趙氏名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舉方並轉蚩尤居前風伯進扇雨師灑道作為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

常備列典儀曰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曰射菘菹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曰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苑斯肯魚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懼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為俎實射則歌菘菹之詩而為節也

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曰昆多聚徒眾私行大

禮有僭上心迺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

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

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

...

...

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峭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迺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迺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呂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百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字子玉風俗通注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

七年卒於官年七十時中山旌陽鴻字孟孫姓旌陽名鴻也旌音胡瓦反其字從角字或作旌從魚者音胡反亦曰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迺肉袒已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曰戟又政傷胷政猶不退



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即尺出升政由是顯名  
 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增梁松皇后弟陰  
 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爲屈撓  
 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  
 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自報殊寵而驕天下英  
 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已  
 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  
 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已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  
 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  
 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旣而聲稱  
 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善於十四年卒于官

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  
 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  
 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已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  
 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  
 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  
 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  
 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膚受之訴注云謂受人之訴辭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也世已爲嚴帝怒曰

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  
 無辜謬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已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

之賢而不能進蘧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  
 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迺召蘧伯玉而貴之蘧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  
 活誠慙聖朝帝即勅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已侍中兼

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  
通輒奪其席曰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  
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  
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彥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尙書家貧  
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已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壘畔  
已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  
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  
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已授楊政而陳元鄭眾皆傳費  
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  
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

名勝

傳尙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

字伯和

歐陽

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高字子陽爲  
尙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  
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  
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尙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東庸  
譚爲尙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歛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尙書至歛八世

皆爲博士歛旣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也更

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歛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

後行太守事世祖卽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湖州高苑縣西南建武

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

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歛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

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歛求哀者千餘人

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歛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歛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呂臧咎當伏重辜歛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已代歛命書奏而歛已死獄中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庶長歛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迺賜棺木贈印綬賻練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歛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蕪長續漢書曰弇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翔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也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內諸生講

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錄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曰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召為博士道物故在路死也案魏義高堂隆答曰問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設也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已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已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

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考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

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

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

府帝曰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

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威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替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為說符侯敏對曰讖

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

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

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帝深非之雖意

不罪而亦曰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曰盱忘食夜分不寢

也自曰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水子期皆知之子

期死伯牙屏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垆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垆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後三遷長

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

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

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曰

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

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曰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

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

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

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曰下世傳古文尙書毛詩曾祖

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建新大尹莽改千乘國曰建新郡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

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

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

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

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

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二年議立明堂安車蒲輪徵魯申公

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為善謂武帝末年好

神仙祭祀之事征伐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算及舟車官賣鹽鐵也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

郁儻和之曰儻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無儻言儻言仕鑿反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駟默然

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

詣吏受訊僖曰吏捕方至恐誅迺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已

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

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

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已

致之故不可已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已來政教未過而德澤

有加言政教未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

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

計徒肆私忿已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

易慮已此事闕陛下心自今已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

臣之所言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

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已唱管仲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

以與齊桓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

長成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唯其事易也 然後羣臣

得盡其心今陛下迺欲百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糴公異

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曰陛

下有所方比靈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

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

巡狩還過魯幸闕里曰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案史記述者七十二人作六

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曰上者六十

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靈於卿宗有光榮

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

里此迺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

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曰家林筮之崔篆所作易林

也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

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竝十餘歲

蒲坂今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

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

迺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

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

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迺封

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及王莽敗失國建

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

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臣

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羨爲崇聖侯晉封二十三葉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

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  
隋煬帝改封為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太子裔孫子德倫為襄聖侯倫今見存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  
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已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  
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  
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  
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閔太后已其專任去職坐抵罪順  
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於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  
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  
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迺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  
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  
猥曰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已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  
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豐穢既章咸服其誅而豺狼之

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  
五人并及舉者已弭謗讎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讎夫聖  
王所已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  
為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已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  
尙書奏倫探知密事微已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二歲刑也詔  
書已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  
軍梁商已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勅司  
隸催促發遣倫迺留河內朝歌已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  
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裂死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也匹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固敢有辭帝迺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言日出自幽谷并子喬木寵已藩傅稽  
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狷狂狷也音絹遂徵詣廷尉有詔原  
罪倫前後三徵皆已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

及古則 毛氏

高詡 魏應 任末 薛漢 召馴 趙暉 董鈞 周澤 甄宇 程曾 李育 服虔 謝該 蔡玄

包咸 伏恭 景璠 杜撫 楊仁 衛宏 丁恭 鍾興 樓望 張玄 何休 穎容 許慎

徵遜遁不行卒於家也。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儒林列傳第六十九上

全漢書局所  
汲古閣本

後漢書七十九上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後漢書七十九下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般音下曾祖父嘉曰魯詩授元帝仕至上

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曰父任為郎中世

傳魯詩曰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

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為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

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曰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

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



右師細君姓石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迺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曰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問顯宗曰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卒于官子福拜郎中亦曰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曰

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曰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曰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曰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曰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為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曰為榮初

父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在位九年曰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旨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曰恭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

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迺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辭曰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曰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

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曰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曰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曰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後漢書卷之九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召信臣爲南陽太守號曰召父

父建武中爲卷令卷縣屬滎陽郡卷首巨圓反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

傳言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

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

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

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

### 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

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學反下同仁自

己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

士令北宮衛士令人秩六百石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曰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

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已縑錢及帝崩時諸

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

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寬惠爲

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或貢

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

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

### 中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厮

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

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迺歸州召補從事不就

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

而歎息已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

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  
 善毛詩迺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  
 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  
 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曰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曰為議郎  
 宏作漢舊儀四篇曰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  
 興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箋薦也薦成毛義也  
張華博物志曰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相立是鄭人故以為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高堂生名隆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曰授同郡后  
 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於是德為大  
 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  
 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曰後亦  
 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

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

明經遷廩犧令前書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今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

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

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

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眾傳周官

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曰古

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

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

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

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公孫安樂卽睦孟姊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兗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

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

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音廖

力弔反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曰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

勳孫堪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緡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

一毫未嘗取於人已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竝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劊刃宗族賴之郡中咸

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絜奉祿不及妻子皆已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

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侍御史再遷尙

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召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

號曰二穉十二年召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已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已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復重音直容反已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曰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

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

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行大

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行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子普

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已承三世

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

建武中趙節王栩

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諡曰節

聞其高名遣使齋玉帛請已為師望

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

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

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年八十永

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已為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

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  
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顏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

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

迺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

其多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為縣丞嘗曰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

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

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也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

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

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

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關中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

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

平王蒼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

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

聖人深意已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而多引圖

識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

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已

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

於官建初八年順陽侯馬廖子豫為步兵校尉坐投書怨謗豫免歸國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

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自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

好也辭疾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已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

蕃敗休坐廢錮迺作春秋公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曰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曰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迺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曰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曰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

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州聚徒千餘人劉表曰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曰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問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質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仕為公車司馬令

曰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

詩書陸賈為太中大夫時前稱說詩書者書十一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為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

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尼運三年迺謹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謹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今尙父鷹揚



**方叔翰飛** 尚父太公也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鳩彼飛隼翰

**王師電勢羣凶破殄始有蔡弓臥鼓之次** 毛詩曰載棄弓矢棄所以盛

**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

**淑性** 曾參 史魚 兼商偃之文學 卜商言偃也論語曰 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

**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迺巨**

**骨出矣** 史記曰吳伐越噉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

**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枯矢貫之石弩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

**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

**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 **黃熊入寢** 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

**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亥有一晉** 左傳晉悼夫人食輿

**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 **亥有一晉** 人之城杞者絳縣人

**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

**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却成子于承匡之

**歲也七十三矣**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百數也士文伯曰然 **非夫洽聞者**

**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二六為身如算之六也 **莫識其端也**

**儻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

**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 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

**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 **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 昌邑王

**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也** **益重儒術** 昌邑王

**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 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

**馬吏吏自往先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爲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在洪範**

**光孺以此** **益重儒術** **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問曰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

**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

-5 260 35 905" data-label="Text">

**不反者也** 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 **後日當更饋樂曰鈞由余尅**

**像曰求傳說豈不煩哉** 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言言戎王聞穆公賢故使

**使人為之亦苦人矣** 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

**何廖曰戎王處僻未問中國之聲君試遣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

**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 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 **臣愚曰為可**

**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數使人問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 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 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

**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楚相春申君以為**

**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

**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 前書匡衡為平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 原文學長安令

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為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吏薦衡於帝帝以為郎中

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已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召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眾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澹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涿長卒于家汝音侯交反初慎已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

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已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

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為章甫之冠經掖之衣也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遊庠序聚橫橫又作慶塾者蓋布之

於邦域矣若迺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不以萬里為遠而至也精廬暫

建贏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贏擔負也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

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

求崖穴已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繡其聲貌揚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繁碎也聲華帶也字或作幣說文曰幣覆衣巾也音般說文曰佩巾也音稅夫書理無二義歸

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無二專一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饒

諂之學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饒諂也音奴交反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

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

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樞靈之間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

惡也朝綱日陵國隙屢啟陵陵也自中智呂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

臣息其闕盜之謀謂問忠勸皇甫嵩令推亡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

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

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

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杜問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暨平剝撓自極人神數

盡易大過曰棟桡凶撓折也極終也言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袁術曹

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帝為山陽公自廢至魏十四年以壽終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

豈非學之效乎跡猶壽也言由有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

不循春秋至迺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

之義苟必昭察贊曰斯文未陵亦各有承論語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塗分流別

祗誅死之罪也

專門竝興精疎殊會通闕相徵千載不作淵源誰激說經者各自是其

通或問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千載一

聖不復作起則泉源混濁誰能激之

杜篤 夏恭 黃香 李尤 劉珍 王逸 邊韶

王隆 傅毅 劉毅 蘇順 高靈 崔琦

儒林傳第六十九下

後漢書列卷

金陵書局所  
影古閣本

後漢書七十九下

文苑列傳第七十一上

文苑上

後漢書八十一上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大夫前書延年字幼

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臥坐皆易其處也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

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會大司

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

免刑篤曰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迺上奏論都

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韓詩外傳曰知者知其所知乃為知矣臣所欲言陛下已

知故略其梗概梗概猶相略也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亳帝王紀曰般庚以耿在河北迫遭

時制都不常厥邑尚書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遷賢聖之慮蓋有優劣霸王之委明知

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棄去阻阨務處平易淮南子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

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般庚乃南渡河徙都於亳人咨嗟相怨不欲徙乃作書三篇以告之

及古圖

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或據山帶河矣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惡不恃險也

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願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項羽都關中羽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乃歸即日車駕策由卒前書成卒喪敬說高祖都彭城而高祖自蜀漢出襲擊之也見前書

安或知而不從久都燒塢謂光武久都洛陽也塢塢薄地也前書張良曰洛陽地薄四面受敵境音苦交反塢音古角反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子雲作辭賦已諷主上臣誠慕之伏

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曰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揚雄長楊賦曰順斗極運建及北極之星排閭闔入函谷閭闔天門也函谷故關在今洛州新安縣也觀阨於峭絕圖險於隴

蜀圖猶規也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感舊京即詔京兆迺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懷思也喟然曰思諸夏

之降喟然也遂天旋雲游造舟於渭北航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舟也以舟相言闕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航字相亂者誤也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

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度也楚辭曰橫大江兮揚舳也瘞后土瘞理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禮郊在郊地之郊其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大駕天子行幸也六王邸高車廢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橋

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澹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規龍首撫未央覲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通河於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或云撫亦模其字從木規視也音麥平樂觀名建章宮名並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

關所以拒客有為篤言彼培井之潢汗固不容夫吞舟培井也小也莊子外山東也客有為篤言彼培井之潢汗固不容夫吞舟培井也小也莊子外山東也且洛邑之淳澹曷足已居乎萬乘哉楊雄甘泉尋常之汗澹容夫吞舟之魚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已示姦萌老之曰國之利音天鼎反澹音烏迥反

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崇盛也世據靡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曰喻客意也曰昔在強秦爰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已并兼桀虐作亂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

後漢八十七

四

漢開基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前書高祖斬大蛇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今赤帝子斬之故曰白蛇又呂后曰季所居

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劍踏

滄海跨崑崙楊雄長楊賦曰橫巨海乘崑崙此言跨踰遠大也奮慧光埽項軍慧星者所以除舊布新也故曰掃遂濟

人難蕩滌於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彭城地也蕩滌謂誅之也劉敬建築初都長安解見班固傳太

宗承流守之呂文太宗文帝也繼體之君以文德守之躬履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

無異采賤人呂農桑率下呂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

不過於耳曼麗也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禮記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

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后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也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

有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

票騎霍去病也勤任衛青霍去病也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

也長楊賦曰深之何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楊賦曰深之何奴割裂王庭席卷漠北叩勒祁連漢

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百蠻夷狄之總稱也燒芻帳劉毛布也繫關氏子

燔康居灰珍奇康居西域國也居音渠椎鳴鏑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今之號箭也釘鹿蠡蠡音離釘

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域屬國郡領方

捶驅氏剽奪狼印捶擊也剽奪猶擊也南羈鈎町水劍強越羈係也鈎町西南夷也水劍謂戈劍

殘夷文身海波沫血穀梁傳曰越人被髮文身沫血沫如血郡縣日南漂槩朱崖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

東南兼有黃支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孟康注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連緩耳瑣

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若崖也此作朱古字通茂陵書曰珠崖郡都郎嚙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嚙音審

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珠崖相類也

連緩耳瑣

連緩耳瑣

雕題緩耳耳下垂即儋耳也禮記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鄭玄注摧天督即天竺國也牽象

犀椎蚌蛤碎瑠璃甲瑇瑁戕觜鱗郭義恭廣志曰瑇瑁形似龜出南海甲謂取其

反鱗音以規反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挹婁之屬也共川鼻飲之國駱越之俗父子

如奴虜習以鼻飲也莫不袒跣稽顙失氣虜伏稽止也方言曰顙額顙也以額至地而稽止也

之伏也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

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

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歷載三百

高祖至平帝十一代歷涉也合二百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謂出二百年涉三百年也

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謂呂氏亂而文帝立昌邑廢而

宣帝中興也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背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

麗可思可榮義農已來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已育業周始創

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厥田上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

濱據南山帶巨涇渭號曰陸海蠡生萬類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

柗檀柘蔬果成實賦瀆澗淤水泉灌溉說文曰淤澗澤也顧野漸澤成川

粳稻陶遂薛君注薛詩曰陶暢也爾雅曰遂生也厥土之膏畝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

田田相如鑄鑠株林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廣雅曰鑄推也音甫袁火耕流種

功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林引水澆之而布種也既有蓄積阨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

北據谷口東阻嶽巖谷口在今雲陽縣穀梁傳秦襲鄭蹇叔送其子而戒關函守

嶢山東道窮兩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置列汧隴靡偃西戎靡音拒守褒

斜領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杜塞谷口絕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

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

磻千夫沈滯磻石也前書劄奴乘一人奮戟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

險千人弗敢過也地勢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已攻遠剽急疾也得勇

道魚笥門一人守

可守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士卒易保人不肉袒左傳鄭伯肉袒率羊以降楚言關中士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肇有十二是

為贍腴尚書曰肇十有二州謂雍梁荆徐揚青兗冀幽并營也雍州田第一故曰贍腴今流俗地之良沃者為贍也用霸則兼并并六

先據則功殊高祖先入關功為諸侯最也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修文德則財產富衍若用武則士皆

奮勵而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地險固故難誅也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

斯固帝王之淵固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亾新時漢之衰偷忍淵

囿篡器慢違偷忍猶盜竊也徒曰執便莫能卒危卒音倉假之十八誅自

京師恭居攝篡位十八年天畀更始不能引維界與也言更始不能持其綱維故致敗亡慢藏招寇

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寇至言更始為赤眉所破也海內雲擾諸夏滅微群龍竝戰未

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雲擾龍圖于野易曰龍戰于野謂于時聖帝赫然申威荷

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彗星白關中持赤伏符也前書受命

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人靈祇謂滹沱水及白衣老父等也立號高邑舉旗四

麾塞秋皆策之臣運籌出奇前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是也出奇謂陳平從高祖定天下凡六出奇計以比鄧禹馮異吳

漢耿弇等也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詩關如城虎注云虎之怒虓然也史記周武王善眾曰如虓如維如豺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虓音呼

反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剽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

於王荆王跪取出以燔群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刺謂也音之充反謂高祖斬蛇也大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

昔鏖鄒龍淵劍解見韓棧傳說文鏖鄒大戟也音莫邪昔謂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狼弧並星名也史記曰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曰狼為野將用兵象也合誠圖曰弧主司兵兵弩象也

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迺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

之疊疊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疊疊勉也易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

瘳瘳瘳而主上方曰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楊子雲長楊賦曰遐萌為之不

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遐也時蜀郡守將史歆安謂遠人也案篤此賦每取子未遑於論都而遺思靡州也

遺猶及交匪微側反盧芳亡人匈奴故云忿其不柔也方躬勞聖思曰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

乎荒裔信實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椎結左衽錄錫之君結音髻前

結實羅注云如今兵士椎頭髻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錄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武羅穿耳以錄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錫音牛于反坤蒼曰錫錫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



垂金寶等此並謂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靡不重譯

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意曰為獲無用

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左傳曰吾將略地焉

遠救於已不若近而存存也易曰成性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

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卦驗曰巽氣退則時風不至萬物不成冬至廣莫風至立春條

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闔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

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

不移陽盛則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願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

則覆孔子遽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何謂挹而損之曰

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府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

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天守之以陋德施天下故存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

猶設城池也易曰君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客曰利器不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

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澹與篤後仕郡文學掾曰目疾二十餘年不

闕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曰武略稱前書武賢狄道人為破羌將軍以勇武稱左將

之文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謂杜周及延年並以文法著名也辛氏

秉義經武而篤又快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

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

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

五篇子碩豪俠言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曰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

寶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川郡故城在今許州扶溝縣西也能文章所著詩賦

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曰文章顯莽曰為

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

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曰恩信為眾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

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諡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

迪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

所庶立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言已在此於赫我祖顯於殷國謂傳二迹阿衡克

光其則阿衡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平也謂伊尹也高祖命傅說曰爾尚明保國武丁興

商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也詩曰思皇多士皇美爰作股肱萬邦

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易曰積德載重也保膺淑懿續修其道續繼也漢之中

葉俊父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中葉謂宣帝中興秩序也言漢代序殷高宗用

子以軍功封義陽侯傅喜論議正直為大司馬封高武侯傅晏為孔鄉侯傅商為汝昌侯建武中傅俊為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

世烈自茲已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漑毛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此言誰能革易我之濁而以清泉洗濯我也

能昭聞啓我童味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

朋友尋此舊則契濶夙夜庶不懈詩云與子契濶契濶謂辛苦也懈怠也武差也秩秩大猷紀

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秩秩美也猷道也庶眾也式法也言美哉乎大道可以綱紀眾法若不勤勵則

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二事敗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專一也

兼聽則溷於音勞於我心兼聽眾聲則音亂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如年

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勤學不可自放逸年行邁屢稅胡能有迄

毅曰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曰為諷建初中肅宗博

行邁之人屢稅駕停止何能有迄毛詩曰密勿從事密勿龜勉也率循所至也言當自勗不可中廢也密勿朝夕聿同始卒也卒終也言朝夕龜勉終始如一也

召文學之士曰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  
 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迺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  
 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序文王之德也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  
 請毅為軍司馬待曰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  
 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曰毅  
 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  
 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  
 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  
 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通術  
 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  
 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王冠

仇章帝子也冠謂二十加冠也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

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  
 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  
 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曰為東  
 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蒙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  
 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為冠族葉令況之子也得曰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  
 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  
 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  
 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  
 機密端首至為尊要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  
 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論語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言少壯也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  
 已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已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瞑日至願土

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遠等所連及且千人香料別據奏全活甚眾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王制曰上農夫食九人下土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伐冰解見馮衍傳迺悉已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迺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

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

馬融其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曰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

相如楊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

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

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

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詩

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帝間曰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

求道晚迺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

三輔多士扶風曹眾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三輔決錄注曰眾與鄉里蘇儒文實

伯向馬季長並遊宦唯  
眾不遇以壽終于家  
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諸本時有作祕孫者其人名珍與祕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

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駘馬融及五經博

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

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駘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

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

名三十篇言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字元甫梁國盩陵人也和帝時已善文記知名龔善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干人者

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

永初中舉孝廉為大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辟太

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

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

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

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考有儒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

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

有異夢意惡之迺作夢賦曰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張華博物志曰王子

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算到魯賦靈光殿歸度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已文章

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

也軌法琦數引古今成敗已戒之冀不能受迺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

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事舜於畎畝之中事瞽叟謙讓恭儉思盡婦

道也周興三母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姜太姬旦夕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

惡色耳不聽謠聲而生文王太姬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有莘崇湯列女傳曰湯娶有

伊尹為之媵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序咸無嫉妒也宣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承巷使其傳母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齊桓好樂衛姬不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皆輔主曰禮扶君曰仁達才進善曰義濟身爰

暨末葉漸已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謂王者之御宮人如貫魚之有次敘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儀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宿以下皆九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也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宿為一夕夕故曰十五夕一徧也晉國之難禍起於麗獻公麗姬也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注云索盡也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舊地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言其亂政也地毀也竝后匹嫡左傳曰辛伯諗周桓公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宣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姬之子徵舒殺靈公楚伐陳滅之見左傳匪賢是上番為司徒詩小雅也番幽王之后親黨也幽王淫色不尚賢德之人罷其后親荷爵負乘采食名都易曰負且乘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寇必至矣而番為司徒之官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國王后之親黨也向邑也以向為皇父食采邑也

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憚大也音呼謂詩人刺番為司徒及皇父都向用其后親黨是暴辛惑婦拒諫自孤暴虐也紂字受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婦以其德不大也暴辛惑婦拒諫自孤謂紂也己也紂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紂不從自

孤謂紂為獨夫也 蝠蛇其心縱毒不辜字書蝠音福即蝙蝠也此當作蝮音芳蝠反不辜謂趙梅伯捕鬼侯之類也諸父是殺孕

子是劓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皆分離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剝剔孕婦為周武王所伐甲子日紂及其質衣赴火而死武王乃斬以懸於木也初為天子後為人螭左傳曰螭魅魍魎杜預注云螭山神獸形故以比紂之惡也非但耽色母后尤然不相率曰禮而競獎曰權先笑後號卒曰

辱殘母后不能備用禮法爭競相勸以擯權柄也易曰旅人先笑而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傲而笑後被權禍而號哭也家國泯絕宗廟燒燔

末嬉喪夏末嬉樂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樂嘗置末嬉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伐之遂死於南巢見列女傳褒姒斃周周王褒姒如為犬戎所殺也姐己亾殷趙靈沙丘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生子何乃廢章而立何後自號主父立何為王吳娃死何愛

敗解見皇陳后作巫卒死於外武帝陳皇后作巫祝詭譎於其弟欲分趙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遊於沙丘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公子章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圍主父宮章死成兌謀囚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飢探雀巢而食之三月餘死沙丘宮見史記戚姬人豕呂宗呂

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爾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無德而貴寵者患害之所生也左傳故曰無謂我貴天將爾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

曰無德而祿殃也若慎其機事則有福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執者危微臣司戚  
 敢告在斯琦曰言不從失意復作白鶴賦曰為風風讀梁冀見之呼  
 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  
 之過乎琦對曰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迺設書過  
 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伊尹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  
 結納貞良自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改色  
 馬鹿異形乎史記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胡亥曰馬也胡亥笑曰丞相  
畏高高遂冀無言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  
作亂也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  
 之客哀其志自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  
忍忍猶不忍也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  
 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言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  
 晝日假臥左傳趙盾坐而假寐杜注云不脫衣裳而臥也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便音蒲懶  
 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先為字腹便便五經笥  
 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  
 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臨穎侯相徵拜太中  
 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  
 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後漢書

張升 劉梁 鄒炎 高彪 禰衡

趙壹 邊謙 侯瑾 張超

文苑列傳第七十上

金陵書局 影印 古風本

後漢書八十上

七月十六日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文苑下

後漢書八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代孫也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羈馮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鄒陽上書曰使不羈之士與平驥同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杜預注左傳曰大人謂在位者也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前書鄒陽上書曰意合則胡越為兄弟也仕郡為綱紀已能出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侏儒短人能為併優也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須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誦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鄒謙龜陰之田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也君子之居位當思盡忠不為己身

豈曰久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

及右閣 毛氏



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誅頌碑書凡六十篇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魁梧壯大之貌身長九尺美須豪眉

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擯斥也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

得免壹迺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衰之子

還號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秦名越人過魏城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夫

蘇蘇有問太子設囊之二人未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精脯出乎

車輪說文輪車輪間橫木鍼石運乎手爪古者以石為鍼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

所賴者非直車輪之精脯手爪之鍼石也迺收之於斗極還之於

司命禮記曰祭司命鄭玄注云文昌中星也使乾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

真所宜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班班顯言明貌竊為窮鳥賦一篇其

辭曰有一窮鳥戢翼原野畢網加上機穽在下禮記曰羅網畢罟鄭玄注云小而柄長謂之畢機罟

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繳以縷係箭而射者也羿子殼左羿子謂羿也淮南子

舉頭畏觸搖足恐障內獨怖急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

濟我南今振我西西協韻鳥也雖頑猶識密恩內言書心外用告天

天乎祚賢歸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又作刺世疾邪賦曰舒

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

是故相反駮禮記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極則衰禮粗則偏矣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

豈足懲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尚書曰罹其凶害不忍荼毒孔

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砥疴結駟正色徒

行莊子曰宋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秦王悅之益車百乘見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醫者得車五乘子豈砥疴邪何得車之多乎嫗媽名執撫拍

豪強嫗媽猶偃僕也嫗音衣字反偃蹇反俗立致咎殃偃蹇驕傲也捷攝逐物日

四

三

富月昌捷疾也備懼也急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

斯瘼之蝕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

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癩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

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群吠之狺狺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以迎吠關梁

閉而不通安危亾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楫積薪而

待燃而寢於上未及然而謂之安當今之執何以異此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

其蚩妍閃榆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則享榮寵而見納用榆音輸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

門盜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

非亾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迺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

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

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髀倚門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髀高九疋直之貌也佞媚者見親故昇堂婢直者見棄故倚

音肆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執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

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懷德義也賢者雖獨悟

所困在群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

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

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

何遽怪哉前書酈食其初見高祖長揖不拜因說高祖高祖引之上坐左傳曰豈不遽止杜預注曰遽畏也逢則斂衽下堂執其

手延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

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

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曰公卿中非陟無足已託名者迺日往到

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問故自勉強許通之尚臥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

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前書雋不疑見皋勝之曰竊伏海濱承皋公子舊矣舊久也迺今方遇而忽然

也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迺起

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時名也

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子高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誠食惡肉可得而食驚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樊惡之車也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

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呂相明者矣琴操曰下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為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惡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荆山之中晝夜不止灑盡繼之以血陟迺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

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曰白之規聞壹名大驚迺追書謝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

虛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已釋遙悚今且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為尊更啓迺知已去如

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恕也敬為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倘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

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

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呂貴下賤握髮垂接易曰以賤下賤大得民也史記曰周公一沐三握髮以接天下之士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

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公國驕情之志論語曰夫子恂恂然善誘人恂恂順貌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呂夙

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論語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馬融注云孔子不用於時而不怨天今壹自譴而已豈

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易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而食於虛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質質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於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誠則頑薄實識其

食於虛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質質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於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誠則頑薄實識其

誠則頑薄實識其

誠則頑薄實識其

誠則頑薄實識其

誠則頑薄實識其

誠則頑薄實識其

誠則頑薄實識其

誠則頑薄實識其

誠則頑薄實識其

趣但關節疾動膝炙壤潰人有四關十二節請俟它日迺奉其情輒誦來貺

承旨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竝不就終於家初

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

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靈陽人也靈陽縣故城在今兗州真定縣南梁宗室子孫而

少孤貧賣書於市自資常疾世多利交已邪曲相黨迺著破群

論時之覽者旨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也今此論之

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

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

之所得罔偽之所失也是旨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已

義焉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得由利與失由同起故已可濟否謂之利

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已劑其味左傳劑作齊也雅曰劑剪齊也

音了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君子食之旨平其心同如水焉若已水濟水誰能食

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左傳晏子對齊景公辭也是已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

不同忠信為周則上下和睦已救過為正已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則上下和睦能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

主社稷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曰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緒覆楚國之師緒業也謂鄂陵之戰為晉所敗

不穀之罪也若已宗廟之靈得保首領已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

諸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左傳曰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子囊楚令尹名也夫

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南海訓及諸

夏其寵大矣寵榮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諡法既曰恭案此楚語之文

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

之欲自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于圍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君為此臺

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芋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干王命主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遇諸棘闔以王歸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鄢

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曰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

晉人戰於鄆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暨陽穀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

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幄中而聞酒臭

恭王大怒斬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也疾毒

子反以為戮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

死其若之何臧孫也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孔子曰智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怨矣武

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武子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

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罇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

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共搆臧紇於季氏臧紇奔齊齊侯將與臧紇田臧

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

聞晉之亂而後作焉蓋將事之非風如何乃不與田注曰紇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

也夫知而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也其患一也患之

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論語夏書曰念茲在茲庶事恕施忠智之謂

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故君子之行動則思義

也庶眾也言眾事恕已而施行斯可謂忠而有智矣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邪

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曰晉祁奚請老晉侯勃鞞曰逆文為成

人名披左傳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袪及文公歸國呂甥卻傅瑕曰順

厲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之難告之言初雖逆文公後竟成之也管蘇曰

厲為敗我吾請納子厲公與之盟而赦之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遂殺傅瑕也

管蘇曰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爾之於朝申侯伯順吾所故曰不在逆順曰義為

斷不在憎愛曰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

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

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守興起學校比於魯衛也庚桑瑣隸風移礪礪瑣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役有庚

礪礪之山居三年稷礪人穰礪壘之人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我酒然吾雖小宰猶有

**社稷** 論語曰子路將使子羔為費幸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迺更大作講  
 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  
 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  
 行光和中病卒孫楨亦曰文才知名 魏志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章  
 知名轉為平原侯庶子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  
 之辭而終之曰正亦如相如之諷也 章華臺解見馮衍傳楊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淫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此為諷也 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

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 洞庭湖在今岳州西也 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 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延目廣

望騁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曰遺老而忘死也 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 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 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樂乾谿不能去 窮木土

之技單珍府之實舉國營之數年迺成 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

人以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 焉年穀敗焉百姓頹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 設長夜之淫宴作北里之新聲 史記曰池肉林使男女僕而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也 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 蔡

二國先為 楚所滅也 迺作斯賦曰諷之曾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 曾高陽帝

顛頊也帝系曰顛頊娶於滕隍氏女而生 老童是為楚先楚辭曰帝高陽之苗裔兮 建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 老童

齊熊事周文王早卒至孫熊繹周成王時封於 楚其後子孫隆盛助齊晉強二伯齊桓晉文也 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 國語曰商伯大彭豷韋左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 達皇佐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 皇佐謂魯熊佐文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人生之 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 惠風春施神馳電斷華夏肅清 五服攸亂如雷雷之斷決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亂理也 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 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飲兮展中情之嫵婉 嫵安也婉美也婉協韻音於願反 竭四海

之妙珍兮盡人生之祕玩爾迺攜窈窕從好仇 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徑肉林登糟丘 史記紂作糟丘酒池懸肉以為林也 蘭肴山竦椒酒淵流 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是詞曰薑有

今蘭籍桂酒兮椒漿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曰回望兮冀彌

日而消憂彌終也楚辭曰望瑤臺而優蹇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齊

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子曰激楚結

風繁手超於北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繁手指聲淫墮心耳乃忘和平陽阿解見馬融傳

竹群分被輕袿曳華文方言曰袿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羅衣飄颻組綺繽紛組綺也綺綾也

縱輕軀曰迅赴若孤鵠之失群振華袂曰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

是歡憇既洽長夜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

逝而流散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颻曰輕逝兮似

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跌躓也長袖奮

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繁繞纏結爾迺妍媚遞進巧弄相加俯仰異

容忽兮神化化協韻音花體迅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

柳惠能不吝嗟柳下惠展季也家語曰柳下惠嫗不連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

是

終清籥發微激楚揚風籥如笛六孔於是音氣發於絲竹兮飛響軼於雲

中比目應節而雙躍兮比目魚一名鱈一名王餘不比不行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伯牙鼓琴游魚出聽孤雌感聲而

鳴雄枚乘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羈雌孤雌也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於是眾變

已盡群樂既考考成也歸平生風之廣夏兮修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玄

女女指固吸氣還精補腦可以長生說苑雜門周說孟嘗君曰廣夏蓬房下羅幃來清風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西子西施也越絕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口以獻吳王毛嬙毛嬙也莊子曰毛嬙麗人之美者美儀操之姣麗兮忽遺生而忘

老爾迺清夜晨妙技單收尊俎徹鼓盤張衡七盤賦曰歷七盤而履躡也憫焉若醒撫

劍而歎病也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呂尚之佐周善管仲

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瑤臺思夏

禹之卑宮慕有虞之士階墨子曰虞舜士階三尺茅茨不翦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

蓬萊蓬蒿草菜之間也爾雅曰髦俊也君明哲曰知人官隨任而處能能協韻音乃來反百揆時

敘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尚書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繼高陽之絕軌崇

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十六七

後漢八下

成莊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於天子莊王成王孫也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爾迺育之曰仁臨之

曰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言楚尊事周室馳涓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碎命之恐不至詭曰軍事徵召

既到署令史續漢志曰大將軍下有令史及御史屬三十一人進曰禮見之讓善占謝能辭對時

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竝修刺候焉魏志有傳議郎

蔡邕深敬之曰為讓宜處高任迺薦於何進曰伏惟慕府初開博

選清英華髮舊德竝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吉凶尚書曰格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

濟濟之在周庭無已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薛君章句曰鷺潔白之鳥西文王曰雍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鬣夙孤不盡

家訓鬣鬣夙孤也及就學廬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

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禮不

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眾夫寂焉莫

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

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

非所曰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曰烹雞

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市上之鼎以烹雞多泊之則淡不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泊汁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

竊惜邑慎也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鬻割之間

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展陳也若曰年齒

為嫌則顏回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說苑曰子奇年十歲八為阿宰有善績

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曰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曰

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歸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

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後漢八下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  
 多服其能理也靈帝時州郡碎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  
 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栖遠趾不步局也舒吾陵霄羽  
 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  
 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富貴者為人所載於典籍也貧賤者不通塞苟由己  
 志士不相卜言通塞苟若由己則志士不須相卜也故蔡陳平敖里社陳平為里  
均里中日善哉陳孺子之為宰也韓信釣河曲韓信家貧無行不得為吏釣於  
曰使平宰天下亦猶是見前書下宰食此萬鍾祿六斛四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  
 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文  
 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誰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  
 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士德改定律令終侯周勃及灌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  
 和伯樂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謂德行政事炎後風病慌忽性至孝  
下和

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  
 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曰昭其  
 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備作為資暮  
 還輒難柴已讀書常已禮自牧易曰卑以自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  
 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竝稱疾不到作驕世論曰譏切當時而徒  
 入山中覃思著述也覃靜已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已自寄文案漢記  
 撰中興已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  
 多亾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為侯君云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遊太學  
 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迺覆刺遺融  
 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  
猷令問



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其傳之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蒲反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

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迺陰

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

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群字長文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對

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趙為潁寇將軍見魏志衡曰文

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典略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唯弔喪趙有腹大健噉肉故可監廚也

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

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

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孟子曰堯時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尚書帝曰咨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俾使也又理也旁求四方召招賢俊尚書曰旁求天下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

熙載群士響臻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容熙帝之載疇誰也熙廣也載事也陛下獻聖纂承基緒遭

遇厄運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言不敢懈怠也惟岳降神異人

竝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公孫弘傳贊曰異人竝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

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嘗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弘羊潛計安世

默識已衡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諸問莫能

知唯安世識之具上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謂子西曰夫鬪閭間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已過也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諸大夫曰真人如何主知君不肖君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鵲鳥累百不如一

鶚鄒陽上書之言也鶚大鵬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全涌解疑釋結

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

而制終軍欲已長纓牽致勁越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弱冠慷慨前世美

其命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

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已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

穆穆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曰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

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心也帝室皇

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

者之所貪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掌筱飛兔騶鬣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

鬣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述於曹

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

忿而曰其才名不欲殺之間衡善擊鼓迺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

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祖欲

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褲通史志曰岑牟鼓角士冑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次至

衡衡方為漁陽參搥蹀躞而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搥蹀躞地來前蹀躞足

至今有漁陽參搥自衡始也臣賢案搥及蹀並擊鼓杖也參搥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

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

名則搥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其云復參搥而去足知參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紺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

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更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

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杜預注左傳袒衣袒也音文一反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

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搥而去顏色不怍作羞也操笑曰本欲辱

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不當爾爾因

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

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迺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棧杖說棧杖曰棧

大杖也音作結反坐大營門曰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

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

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如何於是遣

人騎送之臨發眾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迺更相戒曰禰衡

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曰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

受莫八十下

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臥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  
 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  
 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  
 未周因毀曰抵地也表撫然為駭也音撫衡迺從求筆札須臾立  
 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曰江夏  
 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  
 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  
 祖長子射亦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  
 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音志唯其  
 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  
 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  
 之曰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

上釋名曰外挾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迺訶之衡更熟視  
 曰死公云等道死公罵言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之門軍也解見宦者傳欲  
 加筆衡方大罵祖悲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卽時殺焉射徒跣  
 來救不及祖亦悔之迺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為貴毛詩序哀情發於中而形於言詩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動而篇辭作斯文章之所貴抽心呈貌  
 非雕非蔚雕斷也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楊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禮記曰不辭費

空二行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金陵書局印  
汲古閣本

後漢書八十五

汲古閣  
元本

本